



一本日記

——劉麗珍——

方似乎曾被淚水浸蝕過，令字體顯得有點模糊，這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於是，我只好暫時按捺住胸中的怒火，像偵探查究什麼祕密文件似的，貪婪的，又是緊張地，將它從頭到尾，一行一行，一頁一頁地看下去……

×月×日（星期×）晴

由於昨晚替哥哥熨衣服，睡得較遲，所以今早起來時掛鐘已指正了八點半鐘，我真是既焦急又害怕，連忙懷着忐忑的心情，將哥哥喚醒。

哥哥醒來，發覺已超過上課時間，不禁勃然大怒，馬上便將我痛罵了一頓，同時還賞了我兩個耳光。

我倒在牆角，不敢流淚，更不敢反抗，只是呆呆地凝視着他匆忙緊張的情形，心中一陣緊似一陣地感到不安和難過。

唉！這件事情，說起來都是我不好，我實在太大意了。

回想起那天因此事而搞到狼狽不堪，我不禁又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不過，當我細嚼着末端的幾句話時，胸中的怒氣，就像是濃霧遇着了朝陽，頓時便消失了一大半，於是，我繼續看下去——。

×月×日（星期×）雨

下午，正當我在打掃房間的時

走到妹妹的門前，我幾乎氣炸了。

「開門！開門！」我喊了兩聲。

但沒人應。

「喂！快開門呀！死了嗎？」

我不麻煩地再喊了兩聲。

依然是靜悄悄的。

我不禁怒從心上升起，再也不理

三七二十一了，雙手便往門上死勁一推。本來，我是想藉此給點顏色

她看看，好讓她快點開門出來迎接

我的。怎知出乎意料之外，它搖了

幾搖，「呀」的一聲便開了，我撲

了空，頓時便失去了重心，像喝醉

了酒的老翁似的，踉蹌地便往裏邊

仆了進去。幸好，我眼快抓住了身

邊的一根柱子，才安然地站定了，

但是，胸中的怒火却因此平增了幾

千丈，我真恨不得一把就將她拋進口裏，活生生地吞了。

以冒火的眼睛向四周搜索了一回，我才發現她原來是躺在床上，睡着了。

「他媽的！竟敢連我的衣服也不熨就去睡覺。嘿！妳就夠舒服了，看我不給點厲害妳看看！」看見

她睡得像豬般的樣子，我真是愈想愈氣，再也不理會許多了，便像一隻受了傷的老虎般衝前去。

當我正想一把掀她起來刮個耳光時，忽然發覺她的兩頰上，似乎安放著幾顆珍珠似的東西，它們在黯淡的燈光中，微微地顫動着、閃爍着。我定睛看看：啊！原來是兩顆淚珠！

雖然，對於妹妹的淚珠，我是司空見慣了，從來不感到稀奇。但

是，不知怎的，現在眼前的幾顆淚珠，却像是一根無形的繩子似的，

突然將我正舉起的手吊住，我愣住了，再定睛看看，才發覺她懷裏還擁着一本冊子，冊子上嵌着幾個金色的字：青年日記

「噢，妹妹這小鬼也寫日記，一定寫了我不少的壞話吧？」我素來付度妹妹，都是以壞的方面着手，現在看到了這本日記簿，自然也不免狐疑起來了。

我一邊想着，一邊已伸手過去，輕輕地移開妹妹按着日記的雙手，將它偷偷地取了過來。

那是一本新的冊子，只寫了幾頁，但是，字體却寫得非常秀麗端正，要不是我親眼看見的話，我就是連做夢也不會相信她竟能寫出這一手好字呢！忽然，我發現有些地

邊的一根柱子，才安然地站定了。但是，胸中的怒火却因此平增了幾

候，忽然滿天黑雲密佈，雷電交加，接着便下起大雨來了。

我趕緊跑到廚房裏去生火煮水，但是，剛剛將鍋子放在爐子上，哥哥便由外邊冒雨回來了。

他一回到家裏，便嚷着要熱水洗澡。

我在沒有辦法之下，只好想到去向淑姨借一點。

但是，找遍了全屋，却連一把雨傘也找不到，而哥哥却又催得那麼急，我在無可奈何之下，只好硬

着頭皮，冒雨去找姊姊，幸而姊姊的家，只隔這兒幾間屋子，我很快便跑到了。

姊姊看見我冒雨而去，首先替我揩乾身上的水，然後問我有什麼事，我為怕她會因此而責怪哥哥，所以撒了個謊，說是我自己在外邊淋濕了衣裳，而又沒有熱水，所以來向她討一點回去洗澡。

她果然相信了我的話，馬上將整壺水都給了我，並且還借了我一把雨傘，我走了很遠，還聽見她在後面大聲地囑咐呢！……

唉！姊姊待我們真是太好了。只可惜她是女孩子，要嫁的。如果哥哥也和她一樣，那該多好呢！

我一手撐着雨傘，一手提着水壺，在路上慢慢地走着。因為這路上很滑，我幾次差點滑倒呢！

當我回到家裏時，哥哥已冷得直哆嗦了。他見我回來遲了，便又板起臉孔，罵了我一頓。

哥哥洗好澡之後，我因為身體

淋濕了，也洗了個澡，但由於熱水全給哥哥用完了，我只得用冷水來洗澡。

我一面洗澡，身體一面發抖，但心裏因為替哥哥做了一件事，所以很快樂。

豈料到了晚上，身體却因為淋到了雨而發起高熱來了。幸而姊姊剛巧來到，她給我服了一包「感熱膏」，才覺得舒服多了。

由於當時哥哥去了街上，所以姊姊來過和我生病的事情，他都不知道呢！

看到這裏，我覺得擺在面前的，已不再是一本日記簿，而是一面照妖鏡了。它將我的缺點一絲不蔽地照了出來。「唉！」我不覺長嘆了一聲，眼眶裏立刻便聚滿了淚水。但是，爲了要更進一步地明瞭到自己的罪行，我還是極力忍耐着，一行一行地往下看——。

×月×日(星期×)晴

吃飯時，見菜餚都是昨天吃剩的，怕哥哥回來時責怪，所以特地為他煎了兩個荷包蛋，自己雖垂涎三尺，却不敢動它分毫，無奈，只得隨便在白飯上加了些醬油，勉強將肚子塞飽了事。

下午，哥哥回來，看見菜餚不好，便責怪我太自私，吃東西不留餘地。

唉！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真是有口難言了。

後來，哥哥還向我要了三十塊錢去街上吃，我給了他。

不過，這三十塊錢，是我所有財產的三分之一，也是我幫助淑姨姊縫衣服得來的代價，哥哥不知道，為了它，我的手指還給針扎傷了，痛了好幾天呢！

不過，將它給了哥哥，我却一點也不惋惜；因為，我只要把它當作是自己用了，不就成了嗎？況且，他是我的哥哥啊！……

「他是我的哥哥……我的哥哥啊……」我喃喃地回味着這幾個字，胸中的怒氣早已煙消雲散了。

我再望望妹妹：啊！她仍然睡得很甜，蒼白而瘦削的臉上，那令我厭惡的表情早已不知到那兒去了。代替它的，是另一種新的特徵：容忍、純潔、體貼。連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我的觀感爲什麼會變得那麼快？

×月×日(星期×)雨

今天收到父母親寄來台北的兩封信，一封是給哥哥的，而另一封則是給我的。

在信中，他們告訴我，說要在近日內到台北來看看我們，我知道了真是高興極了。

由於他們素來知道哥哥脾氣不大好，所以他們在信中問起了哥哥待我的態度，我為了不要使哥哥受責，也為了不願使他們難過，所以回信告訴他們，說哥哥待我很好。

但其實我也不敢說哥哥待我不好，因為他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當然沒有那麼多餘暇來照顧我啦！而我自己呢？既然沒有那麼多事情要做，自然是應該幫他一點忙的，但是我非但不能辦到，反而要時常惹他生氣，說起來都是我自己的不對，又怎能怪哥哥呢？

看到這裏，我的心就像被一根根針刺着般難受，我的雙眼也漸漸地模糊了，於是，兩滴淚珠便立刻湧了出來，它流經面頰，便朝着日記簿掉下去……漸漸地，它在日記簿上擴大着，擴大着，與妹妹的淚痕溶合在一塊了。

驀地裏，我聽到一陣微弱的聲音：「哥哥，你……？」我愣了一下，立刻便朝着發音處望過去。啊！妹妹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醒來了，在燈光中，我發覺她的臉孔顯得更蒼白，而且還帶着驚慌和恐懼的神色。我呆呆地望着她，又是激動，又是慚愧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良久，她發現我並沒有存着惡意，便畏縮地問道：「哥哥！還未睡嗎？」

「不！我已經醒來了，由惡夢裏醒來了……」我回答着，低了頭，喉嚨似乎哽住了……良久，我才迸出了一句話：「原諒我，妹妹……。」然後，緊緊地將她摟在懷裏，竟像小孩般哭了起來……